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暴徒求情不認錯

清初詩人鄧漢儀《題息夫人廟》有「千古艱難唯一死」之句，此時此地似乎「千古艱難唯認錯」比較貼近社會實況。青少年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結束自己寶貴的生命，是當代發達社會常見的現狀。個別傳媒和社會工作者常會按自殺現場輕下結論。死在學校，該是老師有些事做得不夠好！死在家中，則是父母沒有了解到子女的實際需要！這「小事」極可能是成年人的「主觀想法」。「寧死不認錯」的小孩，卻視之為「生命中無法承受的重」。於是「小孩無錯」，都是「大人不好」！

香港過去十年的動盪歲月，由「反國教」事件開始。廣義的「反對派」要反對的「國教」，全稱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然後，我們經歷了「雨傘革命」、「魚蛋革命」、「時代革命」，一系列的「革命」都是有人要奪權。展開序幕的「反國教」就是有「幕後」的成年人將中學生推上舞台，鼓勵中學生奪權。奪什麼權？奪取中學教育應該教什麼的決定權。然後企圖以暴力革命手段，奪取「行政長官的任免權」、「選舉特區政府公職人員的立法權」等等。

這十年可以說是「十年一覺香江夢」，奪權夢碎，廟身其中的「奪權者」要為過去的所作所為負上刑責。一批又一批干犯刑事罪行的暴徒（或他們自許的「民主鬥士」），終於陸續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制裁。畢竟鐵證如山，許多人先是嘴硬，終於還是乖乖地認罪。死硬不認罪的，只是極少數。

近日法庭新聞常見怪現狀是許多被告在深明無可抵賴之後，向法官求情以

減刑罰時，竟然沒有片言隻字涉及「認錯」！為被告辯護的大律師頂多是推說被告受「社會氣氛影響」才會一時衝動犯案，然後就一大堆被告過去是如何品學兼優，又或者遭遇家庭不幸、惡疾纏身，甚至智力低下之類的「標準答案」。

在普通法，又或者宗教教條通行原則的框架之下，向法官或上帝求情，不是該以「認錯」和「懺悔」為最為重要的先決條件嗎？被法庭判定有罪的被告，希望法官大老爺減刑罰，不是應該先要表達出有真誠的悔意嗎？

今時「暴徒求情不認錯」的怪現狀，實是耐人尋味！

潘某人活了這把年紀，深知「誣過於人」可能是在法庭上求情的利器！何解？你一個中學生只說自己受了「社會氣氛」影響而跑去堵路、縱火、襲警。為什麼不說得清楚明白一點？明明是學校的老師、社工帶領一班同學準備好武器和裝備走上街頭，為何不講？明明是宗教團體的高層傳教士，鼓勵一班信眾，說在暴動現場時「上帝與我們同在」，為何又不講？出發前有「大人」胸膛拍得老響，應承這、應承那；出事後只剩下「小孩」孤身「自求多福」。

「我一個小孩，得到最信賴的師長鼓勵，這才跑去示威呀！我現在知錯了！我後悔了！」這才是更像個樣的求情理由吧？

難道辯護大律師與「幕後黑手」有一腿，沒有為他當事人謀取最大利益？學生暴動罪成後求情，卻拒絕認錯，法官大老爺豈能相信你悔意？大狀要保護幕後的教師、社工、傳教士，還是為未滿20歲的暴徒謀取最大利益？



思旋天地 思旋

萬紫千紅總是春

時間過得真快，4月五天假期轉眼已過了。內地和港澳同胞齊齊過了一個豐富的清明節。春暖花開的日子，孝子賢孫在這清明紛紛扶老攜幼往賞花、踏青、郊遊和掃墓。其實，較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認識的朋友，一定會記得清明節之前連着的是寒食節，亦稱禁火節，其習俗與清明節相若。竟然有人傳說寒食節是最早的春祭，其後漸被清明節所替代？

近年，環球新冠疫情打擊，紛紛封關，中國卻能在極短時間控制了疫情，因而在清明假期內，全國各地同胞紛紛走出家門春遊賞花去。桃花、杏花、梨花等綻放，眼前萬紫千紅總是春，令人心花怒放。

事實上，我們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來，活在幸福中。不少同胞不忘感恩，紛紛自覺地前往各地烈士陵園，拜祭為和平作出貢獻的英雄烈士們。亦有扶老攜幼的親子紅色遊，緬懷歷史，上了一堂愛國主義課。

思旋回想起年輕時的我，曾往廣州黃花崗烈士陵園拜祭，也曾到過陝西黃帝陵公祭等。遺憾的是，我老了！只能在家中作「雲祭祖」以緬懷先人了。

講了很多似乎比較嚴肅的清明故事，其實，我國著名詩人亦有切記！切記！

應寫上浪漫的詩句：「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是詩人崔護在年輕時的桃花艷遇，令人陶醉不已。

滿以為復活節過後港股便將復活了？殊不知儘管環球股票市場都轉強，然而在執筆之時，港股並沒有跟隨環球股市走勢轉強。雖然貨幣基金預言環球經濟在今年第二季起漸漸復甦，年底更將強勁，並預計資金會相繼流入股市。當然，每個人都有夢想，都有期望。但是，世上不明朗的事常有，突如其來的風險不可不防。市場估計在美國的帶動下，貨幣寬政政策將持續。美國將推出數十年來最大的基建計劃，甚至至3萬億或4萬億美元出台灣以刺激經濟復甦。不過，我以為無限量的貨幣寬量一定如雙刃劍，通脹一定加劇升溫，如此一來，利息必然飆升，亦會打擊企業的發展。金融市場必將步入大起大落的風暴中。投資者如坐過山車，有運者順勢者則昌，反之必亡。與此同時，投資者一定要順應新時代新思維，對待投資邏輯亦如是。要知道牛市不會天天有，及時的調整是合理的。投資者遇到調整時，不要慌了手腳，不宜急於入市。當大獲全勝時，亦應不要過分貪勝不知輸。切記！切記！



心窗常開 潘金英

樂於助人 致敬大伯

我們這一家，是怕蟲蟻的城市現代人；自從1997年10月1日搬上山村的村居住下來，屋外山路蟲蟻多，不時被蛇、蟲，甚至蜘蛛、野豬嚇怕了。

後來，我大伯一家也搬上山村居住。他喜近弟弟，兩兄弟手足情深，住下來常在假日圍爐燒烤活動，一起吹水談天，打成一片。兩兄弟都愛看足球賽，不時消夜睇波，不愁寂寞。

大伯人緣極好，事無大小，以親人、朋友為先，又樂於助人，常為他人服務，受村民愛戴。年前我家搬來妹妹贈我的舊電視，大伯二話不說，就幫我安裝天線，可收內地多個台，豐富節目令我大開眼界。他是萬事通好好先生，由象牙匠式微轉行駕的士，退而不休喜助人，我們怯懼於見蛇蟻蟻行，他毫不猶豫把他家用的那碗礦水拿來，教我如何應付；尤其是平日我家廚渠淤塞，當我一籌莫展之際，他為我這蒼生婦逐一解決，清理水喉喉管，又幫忙我換光管，修理及更換各種老化電掣等，忙得一頭煙，毫不在意；那豁達大度使我們銘感動容。我們真太有福氣！

山村四季有蟲，甲蟲、毛毛蟲、蜂蝶、蜻蜓、飛蛾、蟬、螞蟥、蚯蚓，無孔不入，幸好無鼠患。大伯教我用蟲蟻粉，甚至硫磺粉，要一物治一物以求絕其蹤跡，免災情似磁場，持續惡化。

一次夏季下雨，鄰居多人起哄，原來在路邊發現了一條十來尺長的蟒蛇，在村屋前徘徊。大伯囑咐大家，蛇冬眠已醒，神出鬼沒地出來溫食，蛇非人人會捉，小心勿亂用棍掃，這非勇猛，不小心則極度危險！野生蛇出沒，碰上了具有經驗的大伯，他即急召漁護署，或同時急召「蛇王」捉蛇，幸而大蛇卒被蛇王技術制服，之後給漁護署人員抬走了。

大伯樂觀開朗，好人形象深入鄰居、親友心中。山上颶風下雨，掃葉搬石，常可看到大伯勞碌的身影，他為了山村交通勿被颶風、暴雨連累，常積極帶頭掃泥搬石，並不怕辛苦，幹的工作是那麼具體瑣碎；這和他的陽光性情很有關。

山村由於村車蝕本而停辦了一年了，沒村車上落山，上學返工頓成重要難題；他為解決此民生難題，與居民商討，為大家成立互助順風車群組，呼籲有私家車的鄰居們，奉獻力量助人，免費抽時間幫忙須上下山而無私家車的鄰居們，一人力喊，各人響應，村民稱便，敬重他功德無量。經歷年來的疫情，大伯這種如此為人着想的服務精神，更見難得。我們向他衷心致謝！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心之所依

電影《浪跡天地》中，女主角因相伴半生的丈夫離世，鎮上主要經濟命脈的工廠結束，一時心無所依，選擇駕着改裝的小貨車到鄰近的州郡流浪。流浪可以治癒傷痛想通問題嗎？女主角最後仍一臉落寞！曾浪跡天涯的人，相信都會同意，無論人走多遠，遠至天涯海角，躲到世界哪一個角落，悲傷和問號都緊跟着自己，依在心中而不去，只有時間和生活才能化解一切。

我年輕時也曾帶着滿腔的人生問題遠走他方，環繞寶島，想不通；後來到了西歐，找不着答案；再獨自到東歐去，還是迷惘於人生的路途裏。我也曾在《聖經》中遍尋答案，看不到；在《佛經》中去領悟，卻欠慧根。

在流浪的日子裏，我遇到不少交叉相遇的人，大都年輕。好好像我一樣沒有計劃，火車停在哪一個站，興之所至便下車，住下來，隨心情而遊走；漫無目的地在天地之間前行。逐漸，我愛上那種在陌生地方生存的感覺，我聽不懂四周人的說話，他們沒人認識我，是倫

生人世的孤單與神秘，有一份無負擔的輕鬆，但離開人群時，人生的困惑依然同行，內心更為仍舊傷痛。

最後，我帶着滿身疲憊，惘然的心情，更多的問題，回到現實中。營營役役地生活，接受時光的磨練，體味命運的無奈，累積的經驗，像給了我答案，逐漸心中一個又一個的結像是解開了，沉積的感受淡化了，這期間已經過了無數的日月星辰流逝……距離我年輕時浪跡天涯尋找人生答案的日子已經十分漫長，原來沒有一處地方藏有消除憂傷和解答人生問題的秘笈，這一切都在生活中！



《浪跡天地》劇照，流浪不一定能尋着人生答案。 作者供圖



百家廊 熊祝輝

親親的外婆

外婆家在城郊的沙崗村，離我家有2公里左右的路程。在我童年的記憶裏，那是一個山清水秀，富饒神秘的小山村。去外婆家要出城，城門一出，路上都是稻田和綠油油的菜地。走了約1公里左右，就到了外婆居住的村莊口。

村莊前有一條小溪，小溪周圍綠樹成蔭，瓜果飄香，呈現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溪水清澈見底，溪中有許多五顏六色的鵝卵石、小蝌蚪及很多說不上名字的魚。到了晚上，小溪在夜色朦朧中換上了新裝，伴隨微風輕輕地搖曳着她美麗的身軀，歡快地唱着歌一路奔跑着。

每次去外婆家最開心的就是到小溪裏打水仗、捉蝌蚪、捉魚、趕魚，口渴了就喝小溪水，肚子餓了就拿菜園裏的菜。外婆在溪旁的石塊上洗衣服，外公在岸邊的菜田裏種菜澆水，看着我們在小溪裏玩得歡愉，他們的臉上笑開了花。

一路進外婆家，滿公、滿婆看見我就眉開眼笑地叫着：「乖子，乖子。」舅舅、舅媽親切地喊着我的乳名：「飛兒來了，快喝些水，肚子餓了吧？」然後就對表哥表姐們說：「城裏的表妹來了，你們要好好陪着她玩，不許惹妹妹生氣，不許欺負妹妹。」表哥、表姐每次都用羨慕的眼神看着我，我滿滿的小得意和驕傲不由自主地掛在了臉上。外婆每次看見我都唸叨着：「乖子，乖子，寶貝來啦，外婆抱抱……」還時不時從口袋裏掏出幾顆糖給我

和表兄妹。看着我嘴饞的模樣，外婆又偷偷地塞幾顆糖給我：「乖子慢點，乖子慢點，小心，小心。」滿公、滿婆、舅舅、舅媽就會笑着說外婆偏心。

閒暇時外婆就領着我在村裏走一圈，村裏的都是宗親。「乖子這個叫太公，這個太公、這個舅，乖子這個舅媽、這個哥、這個

姐，乖子、乖子……」我小嘴兒甜得好像抹了蜜一樣，甜甜地叫着，讓外婆掙足了臉面。有時外婆還擔心她們記不起我，反反覆覆地特意說着：「我城裏的外孫女，城裏的外孫女，聰明漂亮。」我有些得意，又有些害羞，不經意間就成了外婆的開心果。外婆有1個兒子，5個女兒，22個孫輩，我的母親排第三，外婆和外公用勤勞的雙手養育着兒女，精心侍奉着太太婆婆，我們都是外公、外婆心頭的肉、掌心裏的寶。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農村結束了集體所有制，實行了土地承包制，村民的生活開始轉好。我們家有農活的時候，外婆外公疼母親，擔心母親忙不過來，就會來田裏幫忙。外婆每次來我們家都會帶很多好吃的給我們，看着我們歡快的模樣，她就會抱着我笑着說：「飛兒，做人如蓮，做事如水，愛笑的女孩是光陰最美最貴的花，努力活成自己喜歡的模樣就是世間最美姿態。」外婆孝敬父母，熱心鄰里，廣施善緣，方圓幾里都留下了她的美名。外公從小習武，擅長甩大刀、弄長矛、舞獅子。在外婆的支持下，外公有空時就教鄉親們習武強身，村民在外公的帶領下還成立了一個舞獅隊，逢年過節時給家家戶戶拜年，送去祝福，送去吉祥安康，那獅子隊到現在還是村民們的驕傲！

在我14歲的那年，外婆因病離開了人世，享年64歲。那天爸爸紅着眼睛到學校來接我說：「外婆去世了，你回家吧，先請幾天假。」說真的，那時的我第一次面對親人的離去，也真不懂生離死別對我意味着什麼，看着媽媽和舅舅、姨姨外公，表哥表姐，還有其他人哭，我都沒傷心難過！

外婆出殯的那天，村莊口跪着黑壓壓的一大群人，外公、母親和舅舅，還有七大姑、八大姨等哭成一大片，看着她們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哀嚎着，我和弟弟，還有幾個小表弟、小表妹跪在那裏圍着，不懂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從「長賜」到「天賜」

「賜」在很多的層面都算是個好字，往往意指尊長把好东西送給下級或晚輩。但前不久，有個「賜字輩」事件卻給人們添了大麻煩——那就是由日本今治造船株式會社建造、台灣長榮海運經營、懸掛巴拿馬國旗的「長賜號」擱淺蘇伊士運河從而影響全球的「爆款事件」。

大概任誰也沒想到，一艘船的擱淺，竟能產生如此強烈的蝴蝶效應。上個月21日，世界最大集裝箱貨輪之一的「長賜號」在埃及蘇伊士運河擱淺，比巴黎鐵塔還長的船身橫卡在河道裏，一下子就把這條窄窄的交通命脈「拿捏得死死的」。一船當關，萬船莫過。「長賜號」的這種「橫刀立馬」一直維持到上個月29日才終得脫困，而蘇伊士運河被堵9天又意味着什麼？

1869年開通的蘇伊士運河全長190公里，連接紅海和地中海，是歐亞海上交通咽喉。12%的全球貿易和25%的全球集裝箱經由這條運河流通。在「長賜號」被困的9天裏，累積共有437艘船隻等待通過，若合計之，每日總損失高達100億美元，即每小時損失4億美元。

而連鎖反應並沒有結束。受蘇伊士運河癱瘓影響，好望角船舶運價同步攀升。石油方面，據石油分析公司Vortexa數據顯示，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是通過蘇伊士運河輸出石油的前兩名，而印度和中國則是通過該航運進口石油的最主要國家。僅截至上個月25日，因該事故造成延誤的油輪至少有16艘，共載有87萬噸原油和67萬噸成品油。國際市場油價隨之飆升，其中上

個月24日布倫特原油和北美原油雙雙上漲6%。至於被困在船上的集裝箱延誤送抵，那更是不言而喻。專家們說，「長賜號」事件不僅推遲了疫情後常態經濟到來的日期，更尖銳地告訴我們，現有的商業模式是多麼可疑，全球的強韌經濟是多麼脆弱。

另一個角度則是，地球除了狹窄而擁擠的蘇伊士運河，還有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馬運河，亦有位於波斯灣口的霍爾木茲海峽等咽喉要道，它們同樣令太多太多的集裝箱貨輪和油輪難以繞道而行。換言之，好像「長賜號」的風險也一樣存在。

對於中國而言，在「長賜號」事件中，中鐵股份有限公司貨運部門收到的查詢和訂單激增，內地各地工廠和各個歐洲節點之間的鐵路貨運線路上的空間和貨盤迅速被填滿。據悉，去年即2020年，中歐班列開行量同比增长50%，是2016年的約7倍。今年頭兩個月，從中國到歐洲的貨運列車已經超過2,000列，是一年前新冠疫情時的兩倍。最近有一家英國報紙網站說，中國出口商日益青睞「鋼鐵駱駝」。但這次「長賜號」堵塞蘇伊士運河從而造成全球交通大動脈阻滯並導致全球經濟幾近癱瘓的教訓，卻絕非中國一家之事，也絕非幾匹「鋼鐵駱駝」就能解決。

「賜」字輩的詞語中，頂級一詞為「天賜」，即上天格外青睞。其實，「長賜號」事件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天賜，給驕傲的人類潑一盆冷水，看一看以為強的其實有多脆弱，最終賜予人類在安逸中時刻保持警醒的經驗和智慧。



信而有征 劉征

南師大

南師大有兩個校區，新的在仙林，和南京大學一起，都遷居到了一個已經規劃了的，但還沒什麼人煙的地方。但它的老校區不一樣，是原來金陵女子大學的舊址。旁邊有秦淮河，校內的建築多是朱牆青磚，一水兒的老房子。更妙的是，由於整個學校的地勢起伏不平，各個學院都佔據了一個山頭。有些門前還有一大片草地，再在學院周圍種上各種樹木，把整個學院隱藏起來。想像一下，這些學院都相互臨近，又不打擾，偶爾串個門子，就有點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了。

沒有比在這種地方做學問更讓人愜意的事。我曾經也去過一些學校，只有海德堡大學有這種「隱」身於時間的感覺。它們整個學院都在海德堡城外，比整個海德堡地勢都要高，與這座城市一河之隔。站在哲學家小路上，你可以俯瞰海德堡市的尖頂教堂。但你並不在其中。與塵世的關係就變得既接近又淡然。

南師大也有這種感覺，深處市區，卻十分幽靜。但它最理想的地方還不僅僅是這些建築與植物。它的幸運在於沒有被整個地圈起

來，變成一處僅供觀賞的古建築群。「保護起來」，這個詞就意味着把這裏的人都挪出去，讓它成為一處純粹的景觀。每日定時開放，然後接待一些慕名而來的遊客。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做的，但這樣做未必是保護古建築最好的方式。遊客經常到此一遊之後，就翻過這一章，去尋找別什麼古蹟。看得多了，也都是這樣。就像很多去歐洲旅行回來的人，經常感嘆歐洲教堂太多，令人十分疲乏。但是你不知道，蒙馬特教堂固然很有名，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也許是某一日，一個十多歲的小朋友在第一排虔誠禱告的樣子。或者文藝復興時期就存在的Saint-Eustache教堂，2011年6月10日，演奏了莫札特安魂曲。平日裏管風琴發出的空洞聲音，居然在莫札特的音樂當中表現出孩童般的單純，就像是在對着上帝撒嬌。這一日，這教堂與別處不同。

南師大有這樣的故事，在我們去到的那個中午，文學院的高峰院長吃飯的時候談及吟詩，便即興用古韻唱了幾段。晚上，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幾位老師殷勤地勸了幾輪酒，酒酣人興奮。這樣的詩酒，配着這建築，讓人

有了十二分的好印象。這印象與性情有關。建築是有性格的，它的性格在於居住其間的人。一直以來，我們都在為保護古建築發愁。一旦聽到哪個古建築被損毀，我們便氣惱。比如一把火燒了阿房宮的項羽，此人乃惡賊也！然而，古建築的保護，也許不是使之被保護，而是使之被還原為建築的本質，即居住。所以，德國在二戰當中被毀滅的房子現在都重新建起來了，和原來一模一樣，模樣是一般的居民樓。法國人出了個政策，誰要想住進法國境內的古堡，只需要一個歐元即可。因為住進去的人，建築自然就會得到維護。對於國家無力承擔的那些林間古堡，每年的百萬修繕費用都由居住者承擔。也許現在它們不能開放，但是至少被保留下來了。

南師大是這種古建築保留最理想的典範之一，就像歐洲那些最有名的劇院，都是正在上演劇目的劇院。歐洲最讓人嚮往的鬥獸場，不是羅馬鬥獸場，而是小城維羅納的鬥獸場。因為在夏天，這鬥獸場會上演各種歌劇。觀看者坐在那些石砌的台階上，感受着太陽光儲存在石頭裏面的熱氣。看向遠處的那個舞台。那種感覺，是建築這一瞬間的永恒。